

為人父母者，看完本書，
能否心領神會

其中之笑淚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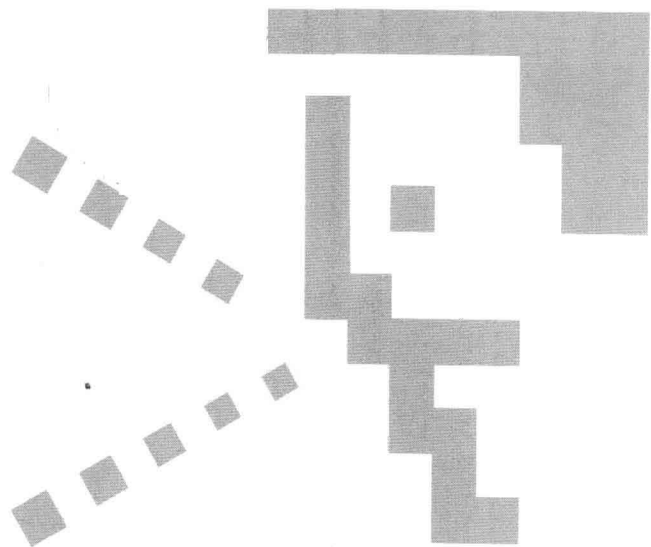
神經 老爸

王中平◎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神經 老爸

王中平◎著



神經老爸

作者◆王中平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韞英
責任編輯◆徐平
校對◆鄭秋燕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0 年 7 月
定價：新台幣 250 元



ISBN 978-957-05-2501-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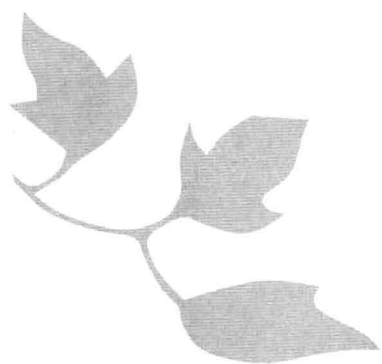
一、結婚	0
二、生兒	1
三、育女	2
四、國喪	3
五、新居	4
六、心疼	5
七、望子	7
八、拒學	8
九、乩童	9
十、神童	0
十一、出國	1
十二、受騙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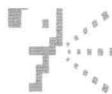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3	2	0	9	8	7	5	4	3	2	1	0
5	1	9	7	5	1	9	5	5	7	1	1

十三、回國	十四、歡聚	十五、暑假	十六、心跳	十七、畢業	十八、開心	十九、心寒	二十、轉學	二十一、應心	二十二、單飛	二十三、馬戲	二十四、傳承
-------	-------	-------	-------	-------	-------	-------	-------	--------	--------	--------	--------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6	5	5	3	2	1	0	9	8	6	5	4
9	9	1	7	9	9	7	7	5	7	4	5

一、結婚





神經老爸，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也。

我老爸就是這麼一個神經兮兮的老爸。

他不但自己神經兮兮而且還把我老媽折騰得緊張兮兮，心臟病、高血壓不說，就差點沒送去「市療」「日間留院」一番。

他還不止是個輕度的神經老爸，據我老媽的口述中，我可以判定我老爸的神經已經到了該長期住院療養的程度。

據老媽的第一手獨家資料。

話說從頭，二十五年前了。

老媽那時候真的是麗質天生，年輕貌美，她是一家七個姊弟妹中的老大，據雙胞胎二阿姨三阿姨和小阿姨說，老媽當年不但是校花而且還是號稱「××之驚」的播音員，音色柔美動人心弦，據我大舅二舅姥舅說，追求老媽的人真可以用過江之鯽來形容，且無半字虛假一點不過分。

偏偏在老媽調到台北不及半年，就讓我老爸在第一次見面，第一次約會時，就讓我老爸釣上了，依老爸的說法是。

「可見妳老爸當年的『翩翩風采』是多麼有魅力了。」
先別作嘔吐狀，老爸還沒說完呢！

「老爸是最好的，當然要選最好的，當最好的碰到最好的，妳媽也不會輕易



罷手。」現在，要吐的快吐吧。

於是，認識三個月零十天的老爸跟老媽，總共花了借來的三千元和某單位餽贈的三千元，浩浩蕩蕩的就在台北地方法院公證結婚了。

天曉得。

我老媽的老爹老娘，也就是後來我叫姥爺、姥姥的都還沒見過我的神經老爸是何方神聖呢？

可想而知，他們肯定是八個不可能，九個不同意，何況，在他們舊思維中還有一二三四五，A B C D E……的牢不可破的觀念呢！

神經老爸不但自己剛愎自用、一意孤行，而且還「誘拐」我老媽跟他一起瘋狂。

老爸把「劇本」寫好了。

老媽不知是笨得可以還是昏了頭，居然照單全收，回到了老家八坪大的客廳上演了。

二十二歲的大小姐去了一趟台北，回家就說要嫁給一個「寫字為生的窮小子」。

這是哪門子的事嘛？！

簡直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莫名其妙土地堂豈有此理嘛。偏偏我那神經老爸盡辦的是這樣神經兮兮的事。



老爺，曾經官拜中校的軍官，再升兩級就是「將軍」，三級就可以熬湯了（中將湯）。

誰知道「一轉」、「一進」到了台灣本島邊邊的一個小小島，再經那麼「一改」、「一編」，他老人家由「中校」編成了「上尉」。

我不相信他不怒不怨，我更難想像他心理會平衡。

可是，從我眾阿姨舅舅口中，我的確沒聽過老爺有多少不滿、有什麼鬱卒？只可惜，在我兩歲那年，我老爺就流著淚隨老總統走了。

流淚是因為——「帶他來的人，沒有帶他回去。」

了解這段往事，我也不難理解當他大女兒我老媽說要嫁給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小子，老爺只是面有難色，卻還能穩得住。

可是，一家之主不是我老爺，而是我姥姥。

姥姥脾氣可不好惹！她大字不識卻能指揮我的三姨丈密密麻麻地寫了洋洋灑灑六大張信紙，一一歷數八個不可能、九個不同意、十個牢不可破……什麼南啊北啊，文啊武啊……總而言之就是三個字——「不可能」。

大小姐拿出「劇本」一看：「絕食」。

傻大小姐真的就關起門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照本宣科按「劇本」演了三天的「絕食」。



不過，聽老媽說她每天都有偷吃一個蛋。

神經老爸對我那傻老娘還真不止有一套。

沒多久，神經老爸搭上了飛機應召前往離島。

按址照圖到了路邊轉進的一條巷口。

「小弟弟，請問，有一位趙先生住哪裏？」

正蹲在地上專心打彈珠的小男生，抬起頭傻不楞登地望著「還不像壞人」的大男生，一語不發指指三步路遠日夜敞開的木板門。

神經老爸進了門，上了八坪的客廳。

江湖傳言：不到一支煙功夫，離一炷香還遠。

神經老爸就搞定了木訥忠厚老實不擅言辭的姥爺。

更絕的是一生忠黨愛國的姥爺，巴不得他的三個兒子都當兵，四個女兒都嫁軍人，竟然答應讓他最疼愛的大小姐嫁給了一個「寫字為生」的窮酸。

從門外回來，一手泥巴打彈珠的小男生，這會兒才知道經他指點進來的是一位「嬌客」。

神經老爸「劇本」上是這麼寫的：

「他們不同意就告訴他們，我們已經在法院公證結婚了，他們同意就由他們訂下良辰吉日回台北依禮成俗結婚宴客。」

姥爺照他訂的日子提前三天飛來台北。

因為，四十分鐘的飛航到台北，他老人家要暈三天才醒人事。

神經老爸就是如此這般地娶到了「澎湖之鶯」。

儘管，之後，我聽到的是老爸口口聲聲說：「妳老媽哪是什麼『澎湖之鶯』，簡直就是『澎湖之鷹』，『鶯』與『鷹』？音同字不同，意思差更遠！」

我能回神經老爸的也只有兩個字：

「活——該！」

就在大喜之日前。

「黃鶯鳥兒」悅耳的聲音就在廣播頻道上「消音」了。

那又是我神經老爸的傑作，他要獨佔一切，包括我老媽動人的聲音，他要老媽做一個專職的家庭主婦。

他美其名，堂而皇之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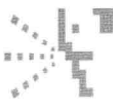
「我要我的兒女生下來的時候能喝母乳。」

「我要我的兒女有他們的母親陪伴著長大。」

「我要我的兒女放學回家就能見到媽媽。」

「我要我的兒女每天都能吃到母親煮的熱飯、炒的熱菜。」

「我要……」



神經老爸「假兒女之名」而為其「自私」之實。

天曉得，兒女還沒輪迴轉世呢！說那「有的沒有的」、「自然界何等廣闊長遠，人豈能違反自然生態」這是老爸的理論，結婚生子天經地義嘛。

幸好，老媽爭氣的肚子不久就有了「消息」。

消息傳來——當然是老媽透露給老爸的消息囉。

老爸又神經了，只因為老媽支持了他的「自然論」。

他買了一套又一套的孕婦知識講座，一本又一本的育嬰須知，胎教二八〇天……。

他規定老媽不可以伸臂向上構東西。

他規定老媽不可以動針線。

他規定老媽不可以移動家具。

他規定老媽不可以釘釘子。

他規定老媽日行三千步，夜睡八小時。

他規定老媽每天吃個大西瓜。

他規定老媽每天服用「一人吃兩人補」。

他規定老媽……

他規定得可真不少，樣樣在他掌控之中。



他規定得還真多，椿椿件件都在他耳目之下。

老媽沒瘋，一切照「劇本」演出，就像演員不敢改他一字一句，連口氣語調都得照原版播出。

「妳媽懷孕的時候還吃珍珠粉呢！」這是事後老爸告訴我的。

「神經！」

你們大家評理，我老爸神不神經？！

接下來的十個月懷胎之苦，苦的不止是胎兒帶給母體的不適，更大的苦是來自神經老爸的神經。

每天老爸必定像遛狗一樣帶著老媽在仁愛路的紅磚路上散步，路人看去倒像日落黃昏時，大腹便便的貴婦在遛狗。

每天老爸也不會忘記一個大西瓜、魚湯、排骨湯，還有那一人吃兩人補。

總而言之，凡對胎兒有利的，他都寧可相信。凡對胎兒有害的，即使是無稽之談的迷信，他也寧可信其有，他每天緊張兮兮地檢視著，不准碰觸任何忌諱。

該上醫院的定期檢查，老爸更是唯命是從，絕對遵照辦理，一點都不馬虎。神經老爸的神經不但苦了懷孕的老媽，更苦了他自己。

距離預產期一天天地近了。

一天，他搬回來了一大箱的S—26奶粉。



「不是自己餵奶嗎？」

「我怕不夠，孩子餓。」

神經老爸總是擔心得比任何人多、比任何人遠。

他真是，「人生不滿百，長懷千古憂」的那型人。

那年代還沒有紙尿布。

破汗衫、舊被套，左右鄰居、親朋戚友那兒收集回來，剪成一片片方塊對摺，然後三兩片疊成一套。

奶瓶、奶嘴、小和尚衣……唯獨沒買搖籃小床……我想，倒不是因為老爸捨不得，而是一房一廳不及十坪大租的違建半閣樓，實在無處可放。

神經老爸夜以繼日地守護著母親和那腹中的胎兒，他什麼都信也什麼都不信的宗教觀，想必也不忘祈禱一個健康的寶寶吧。

日子更近了，神經老爸繃緊了神經，煩躁不安地對老媽有了更多的苛求，更確實地分分秒秒盯著每一個細節的變化。

姓名學，老爸買了書，又翻又看，又想又算，把他喜歡的字都拿出來排列組合，自己一遍又一遍神經兮兮地念著，發音要開口好聽，字義要典雅脫俗，書寫要簡單平穩，筆畫要大吉利兼而大富大貴。

神經老爸一定為了那兩個字傷透腦筋、費盡心思。



寫字為生，終日與字為伍的老爸，卻為那兩個字差點白了頭、掉了牙，眉頭深鎖，抬頭加了兩條紋。

神經老爸又有了他的想法了。

「生女兒，就住頭等病房。」老爸這樣跟老媽說。

「那，生兒子住特等囉?!」老媽期盼住特等房。

「不，生兒子轉三等房。」

這是什麼論調？不合常理嘛！

「我喜歡女兒。」老爸總有他與眾不同、特立獨行的思維模式。

其實，對老爸，那想法一點也不奇特。

因為，我阿公排行老大，以下六個叔叔，最後最小來了個小姑婆，老爸排行老大。

我們家族中，似乎陽太盛，陰太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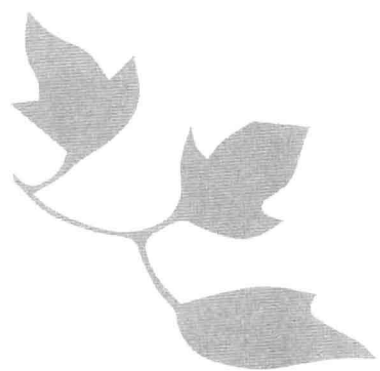
這就難怪老爸神經兮兮地希望老媽生個小女兒了。

千算萬算。

神經老爸還是沒算準時間親送老媽去婦幼。

坐立不安了十五個小時，可想而知，那十五個小時，神經老爸是怎麼過的？

二、生兒





凌晨十二點四十分，消息傳來。

護士小姐抱來了一個小娃兒給神經老爸過目。

「恭喜你！」

老爸一探身一伸頭，過了目。

「好——醜！」

這是我神經老爸看見我老哥的劈頭兩個字。

本來嘛，剛生下來的嬰兒，哪個不是紅紅的、皺皺的，哪有什麼好不好看？

漂不漂亮？

原本健康就好，現在又貪得無厭還要漂亮好看。

可憐老媽真的就轉進了三等房。

老媽真像我姥爺，在她的字典裏根本就沒有「抱怨」兩個字。

「我要兒子像玉樹臨風那樣飄逸俊秀。」

神經老爸算好了連名帶姓的三十一畫。

「此數大吉，名利雙收，漸進向上，大業成就。（吉）」

緊接著，神經老爸就把老哥的生辰八字照黃曆一秤。

「好小子，四兩七！」

「此乃高官厚祿學業飽滿之命也。」